

三十万次鸣笛，行驶里程近七万公里

中欧班列，是他驾驶首发



1月28日，在重庆机务段兴隆场北折返所，江彤（前）在值乘机车上做发车前的准备。
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

52岁的江彤还拥有另一个特殊身份——中欧班列首发司机。2011年3月19日，江彤驾驶着我国首趟中欧班列——“渝新欧”班列从团结村中心站出发，开创了中欧班列的历史。

当年，江彤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，从70多名司机中脱颖而出。他的任务是将“渝新欧”班列开到距团结村中心站242公里外的四川达州。

2020年1月，正值春运高峰期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。江彤正在春运一线忙碌着。

“说实话，当时大家都会担心。”江彤说，疫情来势汹汹，大部分人待在家里，而火车货运业务不能中断，火车司机必须到处出差，这是去年面临的最困难的事情。

让江彤感到最暖心的是，重庆机务段为每一位司机都配备了口罩、消毒液等防疫物资，为大家讲授了防疫注意事项，沿途车站也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，让大家免除了后顾之忧。

疫情发生以来，由于航空、海运、公路等物流方式受阻，铁路货运量剧增。2020年一年，江彤最大的感触就是“太忙了”。

“明显要忙很多，以前班列抵达达州后，一般要休息6小时以上，但去年往往刚到达州，就会接到返回的指令，真是马不停蹄。”江彤说。

一串串数字印证着江彤2020

年的忙碌——

共值乘336趟货物列车，包括中欧班列30趟，货物送往8个欧洲国家；

值乘156个夜班，值乘里程69552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还多；

共牵引货物总重量100.8万吨，相当于100艘万吨巨轮；

途中鸣笛302400次，手指信号53760次，呼唤应答80640次，制动4368把……

“我当了将近30年司机，这些数据都创造了历年新高。”江彤说。

2020年，疫情造成全球海运、空运受阻，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的优势凸显，开行量逆势上扬，在防疫物资运输、国际邮件疏运、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。

2020年，最让江彤骄傲的事，就是他值乘的中欧班列上，有不少支援欧洲的防疫物资。“我把防疫物资运到有需要的人手中，也算是为全球抗击疫情做出了一份贡献，我突然觉得我们的工作其实挺‘牛’。”江彤说。

2020年，江彤共培养了5个徒弟，是他职业生涯最多的一年。其中一位徒弟已经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试，成为一名正式司机。

“再过几年，我就该退休了，我最大的愿望是能专心开好每一班车，再多带一些徒弟出去，让铁路事业后继有人。”江彤说。

数你不易，其实你很牛



1月28日，在三亚空管站塔台管制室内，洪源（中）与同事一起进行管制指挥。
新华社记者浦晓旭摄

新华社海口2月8日电(记者王军锋)“B3099，地面风100°3米/秒，跑道08，可以起飞……”晚上八点半，在民航三亚空中交通管理站80多米高的塔台里，29岁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洪源又开始了守夜工作。

在这间大约60平方米的圆形“小黑屋”里，洪源与4名同事各司其职，紧盯电脑雷达显示器，并不时观察机场跑道情况，通过麦克风向机组发出一句句指令。

据了解，空中交通管制员分为塔台管制员、进近管制员和区域管制员。在我国，空中交通管制员数量不到1万人，他们肩负着全国范围内民航运输安全保障的重要工作。

“雷达显示器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一架飞机，每架飞机标牌上标有航班号、机型、飞行高度和速度等信息，我们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这些飞机在机场范围内的推出、开车、滑行、起飞和降落。”洪源指着电脑屏幕说。

作为中国最南端的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，2020年一年，洪源指挥飞机约36000架次，按压话筒21万余次，点击鼠标43万余次，向机组发布指令21万余条，指挥飞机地面滑行距离超18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4圈半，指挥飞机空中飞行距离超54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3圈半……一年来，他与同事们一起守护5万多平方公里的空域，保障旅客约1500万人次。

“我们这个工作可以说是瞬时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，因为我们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就要发出准确安全的指

令，确保飞机和机上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。”洪源说。

要胜任这份工作，除了取得相应的管制执照，还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和较好的身体素质。正常情况下，从大学开始，一名独立管制员的培养需要5到7年的时间。

“管制员对英语要求很高，因为在工作中要经常跟一些外籍机组交谈，对他们进行对空指挥，每名管制员都要通过专门的ICAO4考试。”洪源说。

不熟悉这个行业的人可能觉得，管制员每天对着屏幕做着简单而又重复的工作。其实不然，整个空域范围内影响运行的因素有很多，包括天气状况、通航运行情况、设备运行情况等，对管制员的应变要求非常高。

“在飞机遇到紧急情况时，管制员就会收到飞行员发出‘Mayday’的特情指令，这时必须立即启动应急程序，对它提供迅速且有效的全力支持，一起联动协同处理，直到特情结束。”洪源说，“当然，我们碰到这些指令的情况很少，但在平时的模拟机训练中，我们对特殊情况的处置是重要的一项培训科目，会有一个深度的考核。”

疫情发生后，三亚空管站的管制员们纷纷主动要求坚守工作岗位，为医疗队和抗疫物资等的输送保驾护航。该空管站还专门安排两套班隔离运行，不与外界接触，确保空管工作的正常运转。

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，在我们了解到机组是送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去武汉时，我们在无线电通话中也对他们的

最南塔台，他们日夜守望

八十米高空，指挥起落三万六千架次

行动表示感谢和支持，希望他们能代我们把祝福送给医疗队。”洪源说，“当时，对抗疫工作的支持氛围，让大家都很受感动。”

今年是洪源从事该行业的第6个年头。作为一名空管人，过年不能与家人团聚已是家常便饭。

“今年春节最大的心愿，一是希望我们每一架飞机都能平安起降，二是希望疫情尽快结束，大家都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”洪源说。

夜已深，塔台内，几名管制员仍全神贯注地盯着显示器，向飞行员发出一道道清晰有力的指令。

扫描二维码，
观看新华社相关融媒报道。



新华社重庆2月8日电(记者

赵宇飞)走进重庆团结村中心站，满眼都是印有“中欧班列”图标的集装箱，橙黄色的吊车紧张忙碌，一列列中欧班列鸣响汽笛，驶向遥远的欧洲。

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重庆机务段电力机车司机江彤，正忙着对机车进行安全检查——这是列车发车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。

作为一名从业近30年的资深司机，江彤回忆起刚刚过去的2020年，不禁感慨：“这一年很不容易，但也让我感受到，虽然身处平凡的岗位，但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挺‘牛’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，
观看新华社相关融媒报道。

本报记者尹平平

养老护工娟子的“野心”

娟子三天没挨打了，心里有点发慌。“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不打人了，别又有什么不对劲吧。”给曹老太太穿衣服时，娟子冲她嘀咕。

正说着，曹老太太狠狠拧了一把娟子的脸。娟子措手不及，哎呦叫了一声，抬头瞅老太太，老太太冲她一扬下巴，笑了。娟子也笑了：“又打人了，说明没事。”

娟子叫黄四娟，是一名从事养老护理的家政服务人员。娟子已经记不清，曹老太太是她照顾的第几位老人了，只说是最难照顾的一位。

今年90岁的曹老太太，去年1月11日突然重病，从此进入了意识不清的状态。病因主要是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、积水等，虽然紧急手术，但已不可能再恢复如初。曹老太太术后彻底失能，虽有6个儿女轮番上阵，但终于还是扛不住，需请专门的护理人员帮忙照顾，娟子因此来到她家。一年来，在娟子和家人的合力悉心照料下，曹老太太从彻底瘫痪在床，到可以独立进食、如厕，在陪伴下短暂行走。

去年底，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》中指出，要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，发展养老服务联合体，支持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在居家、社区、机构间接续养老。

陪曹老太太看电视时得知这些，娟子的“野心”大了起来，她不再只是单纯地想帮曹老太太坐起来、站起来、走起来，而是开始琢磨怎样帮助更多失能老人和面临养老压力的家庭。

也曾想放弃

上午和煦的阳光照进屋子，曹老太太窝坐在藤椅上，边看电视边眯瞪。有时突然睁眼问：“这是谁的家？”环顾四周感慨：“这屋挺大！”接着又两眼放空，喃喃念叨当年的往事，思绪进入自己的世界。

娟子感慨，别看老太太现在像一只在安静晒太阳的大猫咪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，她更像一只随时处于攻击状态的小刺猬：打人，抓拧掐，急了还咬人。娟子的肩膀都被咬破了。

尽管如此，娟子仍然更心疼老太太，而不是她自己。娟子说，老太太刚出院时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但却必须要做复健训练，被康复设备五花大绑着从床上吊起来，训练她挪步。老太太又害怕又痛苦，误以为是要伤害她，呻吟、嘶叫，谁碰她一下，她就狠狠打过去，家里每个人身上都被她弄出了伤。

“她是因为不舒服，才这么暴躁。虽然她不会说，但是我看到她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，真是心都要碎了。”娟子甚至求家人和医生，“能不能别再折磨她了，她不能自己吃，我喂她！她不能自己走，我推她！”

“狠心”训练了几个月，曹老太太果然见好，能自己走几步了。有一天，娟子去上厕所的空当，没看住，老太太一屁股摔在地上。“我心都凉了，感觉天塌了一样。”娟子自责，直接向曹老太太的儿子请辞。好在老人并无大碍，家人极力劝阻，娟子才又复留下。

“说实话，这些年照顾老人，难得有我主动想放弃的时候。”娟子告诉记者，她曾遇到过失智老人，不仅在床上大便，还跑到厨房拿来勺子，挖起大便乱挥，甚至戳到娟子脸上，“那时我也没觉得怎么样。老人脑子不清楚了，他们不是故意要这样为难我，我不怪他们。”

唯有当她穷尽全力照顾，仍难帮老人摆脱痛苦时，娟子会因承受极大的压力而坚持不住。曾有一位老人，娟子精心护理了五个多月，和老人建立起深厚的情谊。老人最终不敌病魔撒手人寰时，娟子很难接受，下决心改行，再不护理老人了！

“不是说有多累，是我受不了一再看眼瞅着老人一步一步衰弱下去，走向死亡。”娟子对记者说。

在那之后，娟子去帮人带了一段时间孩子，照顾两岁左右的双胞胎。



2021年1月14日，娟子（左）喂曹老太太吃柿饼。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

胎。天天陪着孩子们玩闹，娟子说那是她近年来感到最快乐最有朝气的时光。可碰上有人求娟子帮忙护理老人，娟子耳根软，又忍不住重操旧业。

照顾孩子不仅相对轻松，而且挣的钱比护理老人要多，娟子却选择后者，令人不解。“说实话，孩子谁带都行，有的是人愿意干，不缺我这么一个。但是愿意护理老人的家政服务人员太少了，我有经验、有技术，有人需要我，我觉得我必须得去。”

最暖心的话

有对老夫妇，子女在国外，老头重病瘫痪在床，老太太请娟子来家帮忙照顾。老人身材高大，体重将近两百斤，娟子只有一米五几，也想设法帮他一两个小时翻一次身，细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。几个月后，老

人终于还是走了，娟子又帮着老太太料理后事。

一天她正在厨房里忙活，突然冲进来个男的，问：“您是娟子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娟子被问得莫名其妙。

那男人冲她深深鞠了个躬。“谢谢您帮我忙照顾爸爸！”原来是老人的儿子，从美国赶回来奔丧，进门第一件事，就是来向娟子道谢，“听我妈说了，因为您的照顾，让爸爸走前那段时间，没受那么大罪……”

娟子泪如雨下。

这段经历，是娟子最爱跟人念叨的。“这是最让我暖心的话，也让我真正感觉到自己工作的意义。我不是医生，没法用医术帮老人延长生命，但是我能通过自己的护理，让老人少受罪，走得有尊严。”

从事家政服务行业，进入入户，不仅要照顾老人、孩子，还要与形形色色的家人们打交道，免不了有摩擦、受委屈，娟子也一样。她曾被人诬陷偷东西，

在去年疫情最严重时，还被扫地出门。

娟子在北京没有家，她一直把上门服务的人家当成家，也渴望对方能把自己当成家。她曾去照顾的一位失智老人也姓黄，家人把娟子带到老人屋里，跟老人说：“这是娟子，四娟，咱们家的老四。小时候走散了，现在找回来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她可想您了，所以来陪您。”

“人家没把我当外人，这样尊重我；我也要尽心尽力，把老人当家人。”娟子照顾老人时，都随家里的子女一样称呼老人，而不是生分地喊他们“叔叔阿姨”。虽然自己家的长辈都在老家，但娟子却因此在北京有了很多的“爸爸妈妈”和“爷爷奶奶”。

娟子的“野心”

娟子护理过的老人虽然数不清，但是最棘手的还要数曹老太太，因她不仅失能失智，而且狂躁，打人骂人。娟子要求自己比以往更精心。

通过仔细观察，她发现老人虽然看似糊涂，但很多反应也不完全是无意识行为。比如她发现，曹老太太以前打人是表达了反抗，现在打人其实是爱抚，只不过控制不住轻重。“打人说明她对外界刺激有反应，是好事。要是她有几天不打人了，反而要注意。”

再比如曹老太太之前夜里总是想起床，娟子发现她其实是因为害怕，总想看看屋里有没有人陪伴。娟子因此调过头来睡觉，让曹老太太不用起身，就能看见自己。果然曹老太太起夜的次数明显减少。

“虽然老人有点糊涂了，同样的话，要重复几十上百遍，但是你不能不理她，也不能糊弄她。”娟子对记者解释，“她也许分不清你是谁，但是她能分清你是不是真正地关爱她。老人感受到自己被爱、被关心，心情才会好，身体也就不那么难受了。”

娟子知道老人爱追忆往昔，甚至经常陷入回忆当中，分不清眼前的是过去还是现在。为了让老人高兴，娟子积极和家人了解老人昔日最辉煌的时刻。她会佯装大惊小怪地跟曹老太太说：“听说您是三八红旗手？枪法准得很！”曹老太太立刻笑着用手比成枪，嘴里喊着“biubiu”。

自从发现曹老太太的护理棘手，娟子就开始写日记，把当天发生的事、老太太的变化和自己的护理经验都写下来。她想把这些经验积累下来：“只要我能把曹奶奶照顾好，我就可以上一个台阶，同时照顾好几位老人，或者专职照顾其他情况复杂的老人。”

2016年发布的《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》显示，我国失能、半失能老年人约4063万，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.3%。今年1月26日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“最缺口”的100个职业排行，养老护理员“榜上有名”。

“通过我妈妈的情况，我感觉单靠家庭和子女，常态化照顾失能老人简直不可能，更何况我们的下一代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。”曹老太太的儿子对记者说，“我们需要娟子这样的专业护理人员，也希望社会能提供保障机制，满足未来居家养老、社区养老等需求。”

“无论居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，肯定都需要大量的养老护理人员，也就是要有多个娟子才行。我一个娟子，就能前前后后照顾几十个老人；如果我能通过自己的经验，复制出更多的娟子，就能照顾更多的老人！”娟子的日记写得更认真了。

有几位陕西老乡也和娟子一样在北京从事养老护理工作。逢年过节回老家，他们从不和乡邻说自己在北京具体做什么，认为这是伺候人的活儿，端屎端尿、又脏又臭，说出去没面子。

娟子向来大大方方地跟人讲自己在北京的工作。“我没没抢，靠自己的双手挣钱，有什么丢人的？我不觉得我是在伺候人，我觉得我是在帮助那些家庭：帮老人减轻痛苦；帮老人的子女解脱出来，干好他们的工作，过好他们的生活。”